

秋来板栗香

□颜克存

下班后，我急匆匆地往家赶，刚过马路，就闻到一股浓浓的糖炒板栗香，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四处望了望，希望能够找到香味的来源，好顺便买点带回家以饱口福，与家人一起尝尝秋天的味道。

“小伙子，买点板栗给人带回家吧，又香又脆，今秋刚上市的，好吃得很呢！”正当我四处张望之际，在不远处的一个老大娘就朝我喊了起来，她一边用铲子翻炒大黑锅里的板栗，一边示意我拿一颗尝尝，还说“不好吃就不要钱”。

看着她炒好的板栗，红褐发亮，光泽油润，还散发着浓香，馋得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顿时想起了故乡房前屋后那片板栗林，也想起了自己站在树下捡板栗的旧时光。

父亲是个喜欢栽种果树的人，他喜欢在房前屋后种些梨呀、桃呀、枣呀等果树，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房前屋后一片果，小孩一来就一伙”。而事实也证实了父亲的话，周边邻居家的孩子确实都喜欢来我家，每到周末，家里都非常热闹。

我家周围除了父亲刻意栽种的果树外，还生长了很多野生的栗子树，父亲为了让它们能够长出更大、更美、更漂亮的板栗来，便一棵棵进行了嫁接，于是就有大片的板栗林。每到深秋时节，它们都会挂上累累硕果，在秋风里咧开嘴，露出诱人的褐色大牙，诱惑着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前去采摘。

板栗有千果之王美誉，吃起来很美

味，但采摘起来却很难，它那外壳上密密麻麻的锐刺，俨然就是一只“拦路虎”，让人望而生畏。

在记忆里，每年板栗成熟的时候，母亲都会带上我和弟弟妹妹，拿一根长长的竹竿，爬上高高的板栗树，把那些咧着嘴大笑的栗包打下来，然后用刀将栗包打开，再用脚踩上去搓揉一下，里面的褐色板栗便乖乖地跳了出来。拾起一颗拿在手上，剥掉它红褐色的外皮和毛茸茸的中膜，便可见金黄色的诱人果肉，放在鼻前闻一闻，淡香缕缕，吃在嘴里，光滑清脆，嘎嘣嘎嘣直响。

小时候，由于嘴馋，经常私自跑去板栗林，抱着栗树摇一摇，希望能够获得几个栗子，以此解馋。

可这也很有风险，一不小心就会被掉落的栗包砸着头，疼得眼泪直流。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我们那里，如果小孩子们不听话或犯了错，大人们就会翘起食指和中指，在孩子脑袋上敲几下，再狠狠地补上一句“这几毛栗子是让你长记性的”，疼得孩子哇哇直叫，连声应道“以后再也不敢了”。

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了工作，离开了故乡，也离开了那片茂密的板栗林。现在每次闻到板栗的香味，看见板栗的身影，我都会忍不住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味道，念起故乡的母亲，想起在故乡的小时候，念起那捡板栗的美丽旧时光。

榕湖

那遥及天际的

回响

□刘强

清晨，凭栏眺望，窗外雨丝斜斜缠绵，烟云弥漫，绿了江南，醉了游人。

桂林，富有浓郁特色的岭南边城，山水吟诵在诗文书赋瑰丽篇章里，荡漾在人们心灵牧歌和自然箫声中。

在这微风袭人，雨丝侵衣的季节，踽踽寻寒岛瘦的榕湖岸边，烟雨萦绕，且行且停，睹物思人，不知今夕何夕。

傲然独立的榕树楼——古南门，在飘逝的历史烟岚和竹册故纸里耸立着曾经的伟岸与辉煌，烟霭朦胧中，依稀可闻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与沸腾。千百年来，榕树楼阅尽人间繁华与沧桑，向世人娓娓诉说唐代名将李靖越南岭、抵桂州、抚平定、筑置城守济世安邦之英姿。铅华洗净，烽火不再，狼烟偃息，一代名将文武韬略在岭南诸州“悦服”中，永远镂刻在古南门砖石罅隙里。风云无痕、岁月无情，苔生藓长的斑驳厚重墙体，不见当年虬须横贯城门、密叶覆楼的古榕树，那暮色渐起时凄厉的戍角悲鸣声，亦隐遁于茫茫苍穹中，成为无言的永恒见证。

细雨淅沥随风恣意飘洒，柔柔的湖水烟波微漾，透迤的石径上，裙履接踵翩然，感触静听古人足音蹙响和舳舻舟的欸乃声起，榕湖的魅力和别致也在疾徐缓急的声起声落中，在葳蕤的草木绚烂芳菲中得到幻化和演绎。

榕荫亭前，树木蓊郁，一首石船系于岸畔，沉默凝噎，波摇水碧，著名词人、大书法家黄庭坚积郁于胸的怆然喟叹。在多舛不济的人生仕途中，屡被贬，鸢漂风泊，羁宦千里，滴砚蛮荒，个中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据黄庭坚《题自书卷后》记载，在宜州编管期间，官府不允其入城，被迫蜃居城外环堵萧然、不蔽风雨的破草屋内，其人情淡薄、世态炎凉令人感怀。曾想，当年“山谷老人”赴宜州经桂林暂住短停的窘境和凄惶，是披蓑戴笠，短褐穿结，曲肱而枕之的意态安然？还是颦眉蹙额，怀恋那清庙明堂的诗酒投壶、猜枚斗鸡之娱乐，声色犬马、酣歌醉舞舞榭之欢畅？抑或茶楼坐赏风月、饮酒品茗，依然“今日长安买醉，明朝岭外赋诗”的洒脱与不羁？在斜阳残照薄暮里，在风云低垂悲鸣的傍晚，泊舟湖畔，振笔直书《到桂州》，“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山忽嵯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抒泄不平之胸臆，赞美桂林千峰百嶂，在心灵深处醉情放浪山水，那情那景令人咀嚼回味，黯然神伤。

人生本是一袭风尘，一袭烟雨，而今，斯人已去，声闻足迹俱杳，辞赋石船犹在，天地悠悠，系舟处，涵蕴一泓凭吊和遥想，“山谷老人”的仰天喟叹飘荡在湖畔上空，陡添榕湖的瘦削与冷碧。

榕湖在春雨怀抱里温婉静穆，漫步湖畔，湖光山色令人流连，景如是，心情却迷离感伤。生于斯长于斯，创“临桂词派”的“半塘老人”王鹏运故居“西园”安在？曾经钟鸣鼎食之门、书香宦宦之族的家，数代先祖辛勤劳作和苦心经营，在红荷映日、桂柳垂烟的榕湖南畔，构筑青砖灰瓦、朱楹绿窗，石径幽林的楼阁馆舍宅“西园”。而今，我们驻足凝思静听，能否耳闻“半塘老人”朗朗诗书诵读声？既在以后的岁月飘摇中，王鹏运步入仕途，身居高堂，也每每念及桂林的故居和童年时光，于《百字令》中彰显那份温馨和亲情：“杉湖深处，有小楼一角，面山临水。记得儿时嬉戏惯，长日敲针垂饵。万里羁游，百年老屋，目断通天翠。寄予三径，旧时松菊存未？昨夜笠屐婆娑，沿绿溪路迥，柳阴门闭，林樾似闻莺笑剧，百计不如归是。”时过境迁，风物不再，现今“西园”遗址“邀月台”，王鹏运铜像身着布衣青衫，长髯低垂，眼色眉梢镇定淡然，凝眸眺望，欣赏幽幽花开之怒放、虫啾鸟鸣之歌吟，闻听潺潺流水、风萧雨骤，神态恬静安详，透露出顿悟“临桂词派”、称雄晚清四大词人之首的学者儒雅和宦官威仪。这位晚清大臣因性情刚直不阿、直言敢谏而蜚声朝野，面对腐败无能、病入膏肓的清末政府阻塞言路、奸相专权、官场倾轧等顽痼痼疾，报国无门的忧患和愤慨郁积于胸，悲愤之情和抱负理想洋溢在字里行间，其奔放豪迈的词章律韵在“西园”、在榕湖畔，似黄钟大吕、金石之声震撼回响。

缓步西移，翠盖蔽天的“西园”遗址侧畔，是中国十大剧种之一桂剧奠基人唐景崧雕塑，侧后极具民族风格的壁照戏剧人物匠心独运，惟妙惟肖，重现当年唐景崧离台回桂建“五美唐”别墅，招收学徒、改编创建桂剧，及“桂林春班”剧社戏演的灯火笙歌之绚烂。然而，从清末至今人们对唐景崧功过是非、褒贬不一，毁誉参半，难有盖棺定论，给世人留下存疑的诟病。而今，面对唐景崧雕塑，心绪难平，无法感触巡抚大人当年如何直面台湾沦陷的残局，是迫不得已的退却还是另有他隐？当年桂剧的咿耳笙歌和锦瑟盈眸，是否淹没甲午之战台湾军民的恸哭和枪炮声。或许这笙歌、这盈眸在“五美唐”别墅、在榕湖隐含着丝丝凄婉的呜咽和哀恸，令后人酸楚和遐思。

风雨过湖

□宋扬

放掉大部分水的湖在等待这一场暴雨。天气预报警告说，雨就在这几天。往日开阔的水域缩减得厉害，湖岸草坪以下，露出黑黑的泥滩。白鹭在泥里晃悠，寻找没来得及撤到湖心的鱼虾。湖进水和出水的沟渠已断流，鱼虾们在沟渠的水凼里缺了氧，它们张大呼吸的嘴巴，朝向天空，也在等待这场雨。

雨来，噼噼啪啪，在雨棚上炸响一天

一夜。夏末的雨，是一年中龙王最后的疯狂。新闻里，各地洪涝成灾，小城有幸，这个景观湖有临时蓄水功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暴雨压力。

晨起，雨声已住。天空蓝成了翡翠，被白云丝丝缕缕缠绕的翡翠。湖水升满，虽不如往日那般透亮，依然能映映出天光云影。白鹭悠然踱着步，野鸭远远近近地游着，和人们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光影斑驳，透过雨后碧绿的树

叶。在这凉爽的早晨，知了的鸣叫略显娇情，仿佛只是表达一下对盛夏二伏的尊重而已。

最忙碌的，当属可敬可爱的环卫工人。他们有的开来三轮车，车上满载在昨夜大雨中掉落的枯枝败叶。有的，正持水管，冲洗绿道上的淤泥。一个穿了救生衣的工人，手握长竿网兜，沿着湖堤，一兜一兜，打捞着漂到岸边的垃圾。正是他，几天前，在干涸的水凼里

捞起过那些缺氧的鱼虾。他把鱼虾都放进了湖心的水里。如今，被他救活的鱼儿们已在水满的湖里自在徜徉，欢声笑语。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而，风雨终将过去，如同眼前这湖，它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一点一点，它终将变得清澈见底。风雨过后，生命，依然生生不息……



甜蜜的金秋

苗青 摄

羌寨咂酒

□钱续坤

“天下无书则已，有则必当读；宴中无酒则罢，有则必当饮。”无论何时何地，这两种生活都令我心仪神往，并且乐此不疲。这不，终于有机会前往羌族的五龙寨，一路上，导游小姐绘声绘色地介绍着当地的风土人情，末了还不忘风趣地叮嘱几句：“不善喝酒的男同志最好少说话，否则羌族的咂酒会让你酩酊大醉的！”

我虽不喜豪饮，却自以为酒量尚可，到苗家喝“拦门酒”，上瑶寨饮“竹筒酒”，三大海碗都没有尴尬地倒下。羌族的“咂酒”在之前非说品过，听到都是第一次，这使我感到新奇的同时，更对那个“咂”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咂酒”到底是什么酒？羌人又是怎样去“咂”的？难道与古人的觥筹交错和今人的推杯换盏迥乎不同吗？将这个问题追向了导游好几次，她要么笑而不答，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结果不仅是我的胃口被吊得高高的，同行的好多伙伴也被弄得口齿生津，嚷着想快点品尝几口。

进得羌寨，围坐一桌，年轻的羌族

姑娘随即跳起了热情的“沙朗舞”，而张罗客人的大嗓门“幺师”一边吩咐上菜，一边向我们介绍羌族酿酒的悠久历史：禹兴于西羌，而我国酿酒先圣仪狄是禹的臣子，杜康是禹的后裔。由此可见，饮酒是羌人的传统，羌人也有海量；不过他们的饮酒方式非常独特，不像平时的人们端着杯或拿着碗互斟互敬，而是围在一个坛子四周喝“咂酒”。“幺师”告诉我们，“咂酒”的酒是自家产的青稞和玉米配以山泉酿造，制法是将青稞和玉米煮熟，然后拌上酒曲封于坛中，发酵一个星期左右即可开坛饮用；饮时启封，注入开水，插上竹管，众人轮流或者每人一根吸管吸吮，因而称之为喝“咂酒”。咂酒也不是想喝就可以拿出来喝的，每次喝之前都有一个开坛仪式，不同的日子，酒坛摆放的数量也是有规矩的，例如婚礼就得摆六坛咂酒，以祝福新人婚后生活顺利；此外，喝咂酒也讲究个“酒过三巡”，开坛为一巡；喝至一半加入沸水再喝，为二巡；再半再加，为三巡；

三巡后，人散坛空。

边喝边往酒里兑水，这种喝法真是闻所未闻，这酒到最后难道不寡淡无味吗？大嗓门“幺师”很显然看出了我们的狐疑，他接着娓娓道来：咂酒是粮食酒，酒含于粮食酒料之中，加水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开水的温度，使谷物颗粒内的酒精成分充分浸出；倒进去的水浮在上面，经过浸泡后的酒沉坛底，而酒竿是直插坛底的，因此喝咂酒时千万要记住，不能把酒竿抽出放在酒坛上部喝，那样有可能会烫伤你的舌头……

就在大家认真地聆听之际，四个年轻力壮的羌族小伙子每人抱了一坛咂酒上来，我们在“幺师”唱完四言八句合辙押韵的“祝酒词”后，兴奋地拿起细长的竹管，小心翼翼地吸吮起来。我先是轻轻地吸了一口，那咂酒顺着竹管慢慢地到达舌尖，那情景和小时拿着软管在冷水中玩游戏差不多。咂酒入口微酸，与苗家苞谷酒和傣家糯米酒的余味比较接近，但是

将其含在口中停留片刻，却又意韵悠长，回味无穷，诱惑着你不得不赶快去吸第二口。事实上正是因为咂酒这种不温不火的特性，加之其具有解渴止饥、除乏驱寒、去暑消食的功能，一些平时嗜好贪杯的人，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喝得烂醉如泥。我是不敢放开肚量如饮琼浆的，猛吸了三三口之后，赶紧加入羌族姑娘的队伍，与她们手拉着手，一起跳起了欢快的“沙朗舞”，唱起动听的酒歌《西呀拉沙》。

在返程的路上，我蓦地想起了李齐贤在四川游历时所作的《鹤鸣天·饮麦酒》：“未用真珠滴夜风，碧筒醇耐气相同，舌头金液凝初滴，眼底黄云险欲空。香不炒，味难穷，更添春露辟长虹，饮中妙诀人如何，会得吹笙便可工。”词中所叙麦酒之味、香以及饮法，与羌族的咂酒是何等相似呀！以后有机会，我想我一定会再上羌寨，好好地品尝品尝这富有营养又别具一格的咂酒！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8年6月18日在桂林市象山区环城南路平南货运站拾女性弃婴一名(姓名王奕晨)，出生日期农历2018年3月29日，身体健康，随身携带物品有一张写有出生日期的小纸条和一罐奶粉。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桂林市象山区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0773-3858737，联系地址：桂林市象山区铁西一里。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桂林市象山区民政局 2020年8月18日